

□悠悠往事 ■杨健民

记忆中的福州站

福州火车站一直是我记忆中的一个情结,曾经多少次在那里出出入入。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老车站,最初时只有2个站台、4条股道,一天发的旅客列车不到10对。2002年,这座投用44年的福州站被爆破拆除,改建成新站房。在动车组列车开通之前,福州站长期以来是全国铁路网的“末梢”,当时仅凭设计时速80公里的鹰厦线,作为进出福建的唯一通道。

小时候来省城,父亲数次用自行车载我去福州站看看。印象中的五四路一片田野,骑了很久,才到福州站。感觉火车站就建在乡下,周边低矮的民房,阡陌稻田,鸡犬相闻。

“文革”期间,有一次父亲要出差北京,想带我一起去,我兴奋得几夜睡不着。一天,父亲骑车去买票,回来对我说:“你别去了,那挤不上去。”我不解。父亲说:“有一些人串联,都不用买票的,车里太挤了。”我无比懊恼。

那天父亲的一位同事和我一起去火车站送父亲上车,我们都买了站台票。到了站台,一看晕了,车门一打开,一堆人呼的一声,蜂拥而上。父亲看这架势,从车门上是上不了了,就把行李往车窗里一

扔,脚踏在他同事肩上,从车窗爬了进去。那一幕看得我惊心动魄,龇牙咧嘴。不用买票的从车门堂而皇之地上去,有票的却爬车窗,这叫什么事!

我第一次坐火车,还是1975年底去闽侯县城所在地甘蔗镇改稿的时候。从老家到福州,竟然直奔福州站,买了一张9毛钱的车票到了甘蔗站。那时的甘蔗站是外福铁路的车站,始末为南平南侧的四等小站和福州站。1958年,甘蔗站和福州站同期启用,上世纪90年代,甘蔗站改名为闽侯站。

第一次乘坐火车还是很兴奋的,从车窗往外看,斑驳的铁轨、黯淡的石碑,几根歪歪斜斜的柱子映入眼帘,车轮在铁轨上砸出重复的繁响,伴着敬畏的汽笛声呼啸远去。有人说:铁路的两端,是乡愁的起点和终点。我第一次乘火车,不到半个小时就到站了,还真的没感觉到这究竟是起点还是终点。

参加工作后,从福州站进出的机会多了起来。记得大学毕业后到单位不久,领导派我去厦门出差。我算是第一次从福州乘火车去了厦门。买了硬座票,又是慢车,一路站点,开开停停,经过一夜的颠簸,次日清晨到达厦门站时,已是晕晕乎乎了。

后来又跟一位单位同事去龙岩出差,两人从福州站乘绿皮火车,“哐当哐当”了一整天,晚间10点抵达龙岩。出站后乘一辆三轮车直奔地区招待所,被告知已经客满。这都快深夜了,去哪儿找下榻之地呢?我有些着急了。

我那同事迟疑了一下,突然把我拽到大堂沙发上坐着。他去跟服务员比画了一阵,我听到他对服务员指了指坐在沙发上的我,说了一声:那是我们单位的“刊长”(当时我是单位某内刊的编辑),请尽量给安排个房间。服务员一脸懵圈:什么刊长?这多大的官?他应道:刊长就是比处长大,比厅长小。服务员瞄了我一眼:你们这位领导很年轻嘛。我“噗”的一声差点笑喷——这不就是“旅长”级别吗?终于,我这位“驴长”被安排到招待所后区一幢小楼里,我和同事一人一个单人间。

次日早晨刚洗漱完,服务员带我们去食堂一个小包厢“用膳”。我们俩顿时受宠若惊,餐桌上已经摆好丰盛的早餐。享受这么一个意外的接待,直让我后脑勺阵阵发凉。用罢早餐,从小包厢里出来,同事提醒一句:昂首挺胸,迈八方步。我怎么迈都迈不出那种神圣的步伐,食堂大厅不时有异样的眼

神扫过来,我只好捂着嘴,急匆匆走出大厅。

2009年,因一个学术会议去了一趟上海。同行的一位仁兄邀我一同坐火车。那时福州到上海的动车组还没开行,这可是要熬16个小时呢。还好是软卧,反正我约好这位仁兄一路上给我讲他外公的故事。

下午,火车驶出福州站,天就渐渐暗了。列车开动前夕,包厢里闯进一位小女生,把行李往上铺一扔,就坐下来说是去杭州,女孩一路上滔滔不绝,老是打断我仁兄的故事。结果,从列车启动到晚上10点车厢熄灯前,我把仁兄关于他外公的故事听得有一截没一截的,耳朵和记忆里掺杂的就是这女孩的故事了。

车窗外夜色聚拢,苍茫中远处村庄的侧影雕塑般屹立在我的视野,使我感受到静止的沉稳。女孩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的沉郁,只有快乐。这一夜的火车的确让我想了一路,我的思想在仁兄和女孩的故事里轮番跳跃着。时间,在一滴一滴地流逝着。明天,还有多少个明天将如潮水般涌来,压迫着我们。我想起《等待戈多》在上海演出时海报上写的:“没有正确的等待,只有等待是正确的。”我们

都在一种等待的期许中生活,甚至挣扎。那么,伴随着我们的除了时间的流失感还有什么呢?是不是那种潮水般涌来的明天撞击出来的晕眩呢?

次日,天刚蒙蒙亮,上铺的女孩劈头从上空扔下来一句话:“你那位外公,最终留给你的什么东西呢?”这是追问吗?我看到仁兄一骨碌从床铺上坐了起来,拉开窗帘,把脸朝向车窗外。我躺在那里,觉得列车进入了一个车站,窗外灯火通明。仁兄的脸庞有点凝重。女孩趴在上铺的床沿,眼神安定。她在等待杭州吗?是的,女孩到站了。我们继续奔向上海。

这些年,我基本上都从福州站出发,乘坐高铁往返福州和厦门。每一次站在新建的福州站,就会想起老福州站。当年朱自清把他父亲的背影留在浦口火车站,郁达夫在沪昆铁路上等来了他的爱情。前人如此,那我们呢?在那些“哐当哐当”轰隆作响的车轮声中,我们的心底还能卷起几层往事的浪潮?火车一定是车站的望断,车站是铁轨的望断,那么,长长的铁轨就是赶路人的望断。

记忆中的福州站,列车不断远去。我突然意识到,车站原来就是一处无休止的人生的羁绊。

□生活随想 ■吴安钦

连江畲乡风情录

天竹意象

逶迤的丘陵宛若绵延千年的思绪。天穹那头,矗立成片笔挺的竹林,郁郁葱葱,仿佛天之来竹。它们沉思着,大智若愚,洞察古今。

那一阵来自村外的春风,把这片竹林直荡漾得摇摇摆摆,踉踉跄跄,像在向村人倾诉对往日艰难岁月的迷惑。终于变了,变得羞羞答答。最后的那场梦已风化成丝丝缕缕的乡愁。恍惚间,许多密码已被人们破译和解读。往事如烟,小溪水依然流淌。天之竹时而沉默时而喧哗,它充满睿智,又饱蘸忧伤。

有人说,它还是仙宿之地呢。可是,后生不依不饶,赶走污秽,弃却狼烟,却去孤寂,点燃激情。天竹新生了!如今,它如山中周庄,在悠然的光景里站立成

风景。仙宿逊于天竹。

天之竹,挟着一颗感恩的心,一副幸福的笑靥,一种温馨的期待,开心地晃悠悠啊。

它摇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春风,也招呼着后生仔早早酿熟生活的美酒,在来年的“三月三”,再吟咏一曲崭新的对歌。

小沧畲山湖

那一年,山仔懒在寂静中做过多少次的回眸。

人们不知道,多少的水走了,又多少的水来了。没有月光的日子,喧嚣已经沉淀。那一刻,心灵的潮汐奔涌而来,铺天盖地。啊,一座山湖就这样形成了。

可是,我只是山湖里一滴微不足道的水珠,不再与湖边的草木一样去守望困苦的岁月和艰难的一生。哦,你看看我上空的那些鸟吧,我也要像它们那样,自由自在地飞翔,不仅把山湖装扮得亮丽,还要把畲寨山乡歌唱得多姿多彩,还要澎湃地奔向远方,创造激情燃烧的生活。

回想当年,穿越群山,只是为了寻找美丽,展示价值。于是,我终于来了。我在这片辽阔而苍茫的山湖里作短暂的停留,飞舞着无限的浪漫。然而,不知何时,我似乎又回到这里。其实,我真愿意永远在这纯净的山湖中奔放,

默默地用我的灵魂,亲切地为山湖而歌,为大地而歌,为畲乡而歌。

塘坂之夜

时光已经走远。刹那间,一朵盛大而灿烂的山花照亮了整个峡谷。

从此,这里的夜晚不再黑暗和寂寞。

潺潺的水流奔腾不息袅娜而来,不正是为了寻找伟大的光明吗?于是,山谷悄悄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那一瞬,你只需定睛一看,报春的小红花撒满畲乡。你听,涛声依旧,奔腾的气势力拔群山。山谷明白,浪花的心情和人们一样,茫然天地之间,只要一息尚存,就永不停歇。

就这样奔向远方吧,去看看心仪的风景!或者把云朵当作风帆,天马行空,如一道目光,滚滚红尘之中,日出日落,水褪水涨,却又波澜不惊。

那个夜晚,仿佛所有的音符都在飞奔,它在大地旋律中豪放舞蹈,与山谷与畲村一起快乐,一同而歌。

塘坂的夜就是如此的美丽,如此的热烈。就像山村畲民之性情,淳朴,宽广而明亮。请放下所有的心事,在暮霭沉沉的黎明之中,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,大步前进,去完成昨夜的美丽之梦。

□小小说 ■季明

半夜敲窗声

在外打工的古宝柱,有两年多没回家了,节假日里有三倍的工资,特别是春节,那补贴更高,家里翻建了新楼房,欠了一屁股债,再加上还没有彻底装修完毕,这些都需要钱,所以,古宝柱决定,今年春节仍然不回去。于是,他打电话告诉了妻子夏小菊。

听了古宝柱的话,夏小菊沉默了半晌,才说:“这段时间,半夜里老有人敲响家的窗户,吓死人了!”

古宝柱一惊,急忙问:“是谁?”

夏小菊说:“我哪知道!半夜三更、黑灯瞎火的,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,哪还有胆子去问?”

挂了电话,古宝柱愣神了半天,暗自琢磨:究竟是谁呢?他忽然想起村里有个别留守妇女,耐不住寂寞出轨了,莫不是哪个男人,也想打小菊的坏主意?

古宝柱再也坐不住了,请好假,急慌慌地赶了回去。

俗话说小别胜新婚,更何况两年多没回来。回家后,古宝柱就猫在家里,哪儿也没去,一连好些天,都是风平浪静,再也没有敲窗声,夏小菊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

又住了几天,禁不住高额工

资的诱惑,古宝柱还是返回了工地。奇怪的是,他刚走没两天,夏小菊就打来电话,告诉他,这半夜敲窗声,又开始了。古宝柱闷头想了很久,百思不得其解,决定悄悄地回去,这次,一定要把那个敲窗户的人逮住。

古宝柱偷偷地溜回家,暗自作好准备。果然,半夜里,先是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,有人“咚咚”轻轻敲了两下窗户,紧接着,又是“砰砰”两记重敲。

古宝柱拉开门,冲了出去,他看见有个黑影一晃,跑了。他急忙追上去,刚追了两步,又停了下来,这个人的背影,他太熟悉了。

第二天,古宝柱怒气冲冲地来到父母家,非常生气地责问母亲:“妈,你想干啥哩?”

母亲答非所问地说:“你爸,生病卧床好长时间了,害怕哪天一闭眼,就看不到你了,他总是想见一见你。”

古宝柱不满地说:“那你也别老是半夜敲小菊的窗户吧!”

母亲盯着古宝柱,说:“不这样做,你能回来吗?”

一听这话,古宝柱怔了一下,低下了头。

(小小说栏目投稿邮箱:fzwbxxs@163.com)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